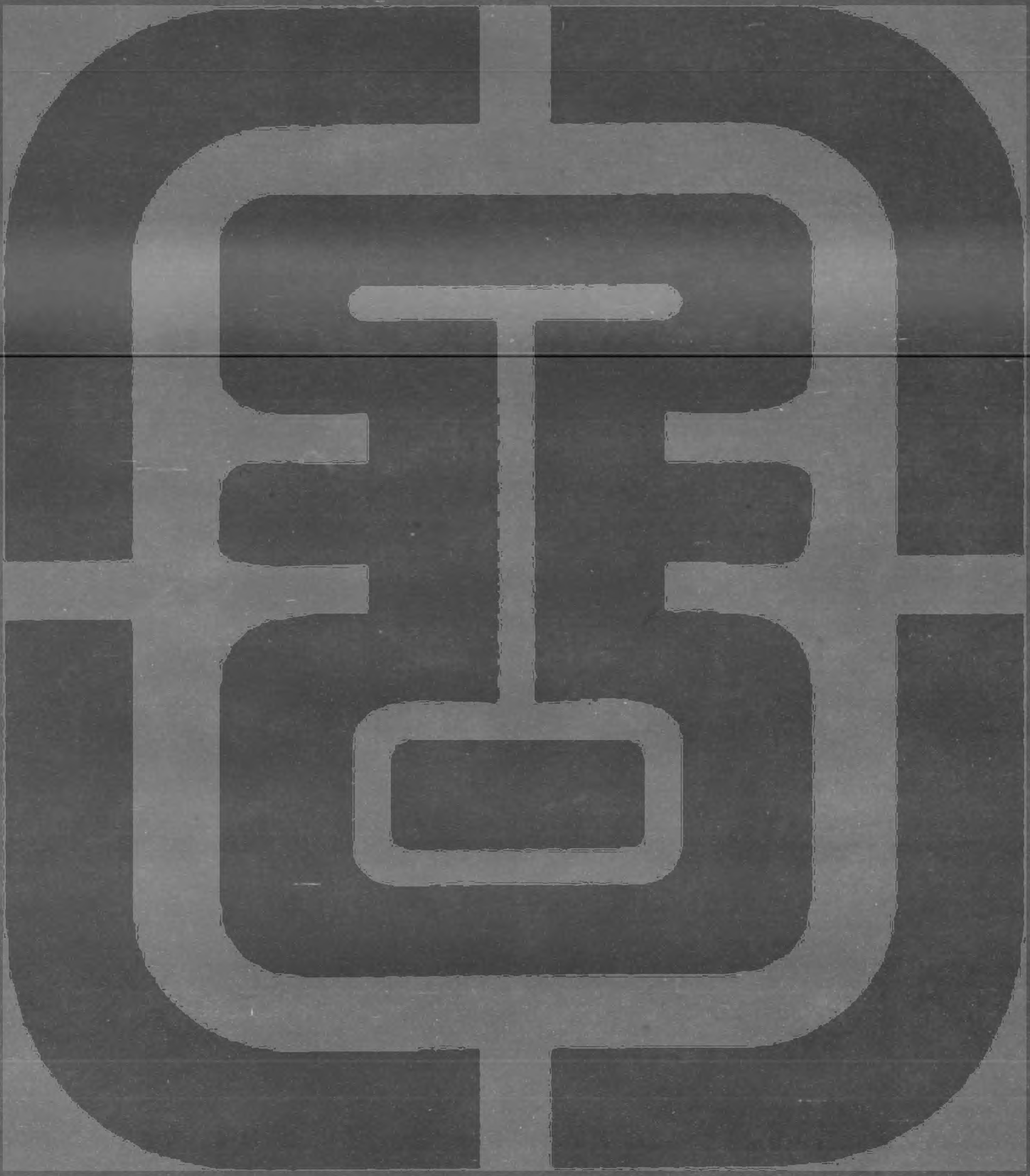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一　箴

雜箴

凡百箴一首　詞場箴一首
暗室箴一首　兵箴一首
五箴五首　懼箴一首
憂箴一首　師友箴一首
行己箴一首　續虞人箴一首
六箴六首　動靜箴各一首
酒箴一首　食箴一首

凡百箴

梁武帝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

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一作止）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惟厥正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贒良家有忠貞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崇山落峯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愛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自輕張他（疑）爲卒李衛爲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黃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內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肉甯戚飯牛傅說版築皆王覇師世受爵祿誠爾凡百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甲（疑）克家棟梁唯斯爲吉水清照

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徛歟哲人勿謂斯難

詞塲箴　　于邵

惟士立德必先修詞學猶殖也問以辨之古有明訓守而弗失質豈勝文文其猶質近古以降末學非倫友無求已進欲干人鍾皷在堂和聲遠至金玉無質良工以器良工謂何如琢如磨唯善克舉不知其他文之爲大言不可已上應天光下符地理彼其之子云胡不知見豺則戰惟武之皮坦坦埋（疑作穫）道自强不息粲然可觀何命與力耽耽公府秩秩德音文苑重式詞塲以箴側陳芻議敢告翰林

暗室箴　　歐陽詹

行以之（集作）檢身非以爲人無淫無泆出處宜一孜孜碩人

冥冥暗室罔從爾禮（集作神）罔輕爾質遠玆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集作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競莊天廻厥害鉏麑已（集作以）亡又有（集作曰）符堅竊爲制度神散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集作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恐懼（文粹作戒愼）乎其所不見戒愼（文粹作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始（文粹作治）有征故効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覇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文粹作于）原戰龍在野

大寶鮑虓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静踰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强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黷黷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戰（集本文粹作兵）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一作師）齊桓拎衆（集作振拎）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得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五箴五首（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文粹無此字）無勇也予生四（文粹作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文粹作予下同）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人之言烏可與言知人之言默然（文粹作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汝以（文粹作汝下同）爲叛（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人反汝以爲傾（謂爲御史時）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文粹作止）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勿思（文粹作弗思）

好惡箴

無悖（集作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舍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媿舍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

不思今其老矣不謹（集作愼疑避諱而改）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集本文粹作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乗人不能掩（集作揜下同）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敎誰云不欺欺以買憎掩以媒怨汝曾不籍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旣寧終莫能戒旣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集作禍亦）宜然

懼箴　柳宗元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央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僭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前人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惟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知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前人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永本作以）承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以（集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行己箴　李翺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怳怳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慼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集作由）斯苟遠於（集本文粹作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集作爲）我師

續虞人箴（元和十五年穆宗時）　白居易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新唐書作兢兢業業）咸勤于（唐書作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唐書作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集作祖）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唐書作効）之曰羿與康曾不

是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彌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集作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唐書作璟趨以出）鷂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冦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輙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丼心（自噫夜歸至此四十九字唐書作審共安危惟聖之慮）

六箴（并序）

皮日休

皮子嘗謂心爲已帝耳目爲輔相四肢爲諸侯已帝苟不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國家（集作家國）者良由是此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爲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于紳安不忘危慎不忘節窮不忘操貴不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華（集作靈）結（集作形）之曰心心由是君身由是臣中既齟齬外亦（集作乃）紛綸耳厭聞義目惡覩仁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舜爲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與身（集作心）爲臣紂爲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爲君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復有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君苟輔相不明諸侯不賓君爲穢壤臣爲賊塵未及於斯良可自勤嗚

呼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旣有所論復論（集作謂）多言中庸之士由茲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珍出爲忠臣言則及君入爲孝子言則及親非君與親則宜默云謗訕之言出入淪淪一息之波流于無垠猜毁之言如臨帝闇（集作出如鈞天）鈞天之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出如絲棼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鸇鷹鸇之迅一舉凌（一作疾）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德（集作國）無嗜于味味能敗德以道爲飲以文爲食成吾之名緊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己善不服人仁勿矜己藝不敬人文勿聆鄭聲其亂乃神勿信美談其殛乃身聽誤多害聽安多敗近賢則聰近愚則聵堯居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勿聽他富熒惑乃志勿聞他貴褻壞乃義慎乎今非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而已

目箴

愧爾瞭焉（集作然）爲吾所視高覩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分于邦理勿視邦祿視于人紀惟書有色艷于西子惟文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汗甚塗害見彼之賢綿甚葛藟勿顧厲階紊吾大志勿窺怨府損吾高義入吾明者何人

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中光信史苟不若是蚳蝝之類

手箴

惟爾之指屈伸由己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秉非道勿持非理勿擠孤危勿援（集作授）姦宄慎握吾操俾直於矢慎杖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粃爲而不矜作而不恃智如公倕勿爲小巧機如偃師勿爲奇伎身高道端毫直國史敬之戒之侯爲天吏

足箴

惟爾跰跰爲吾所先居必擇地行必依賢勿踐亂堦勿履剎門勿蹈（一作踏）怨府勿躡禍源鳳凰乃翕不棲凡木騶虞乃獸不咸生物惟爾棲踐保茲無怨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於爲欲則不志爲則不疑吾道未喪亏何不知勿生季世有爵則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布怨去無取蹤迹無顯露名勿（文粹作無）求知聲無取倩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復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剔槷維月慎一日念（集作言）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豪不遠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皁隸語言成隙深山雖寂（集本文粹作樂）豺狼爾遯深林雖安虺蜴爾螫（音釋）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唯心

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已（文粹作以）安若敵鋒鏑味雖已（文粹作以）卄若含冰蘗成吾淳（集本文粹作高）風雅靜之力

酒箴（并序）

前人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鹿門山去襄陽南三十里後漢逸民傳云龐公與妻子入鹿門山採藥不反是山或名蘇嶺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有醉士傳存於他錄）居襄陽之洞湖（洞湖去襄陽南二十里龐德公之舊隱也襄沔記曰龐公居上洞楊顒居下洞）以舺舴（上目下宿小船也）載醇酎一甔（音眈受一石）可徃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酒（集作醉）民（有酒民頌存於異書）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集作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害醉士酒（集作醉）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黛之産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集作飲）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躭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酗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躭飲則國朝遷鄭伯有窟室而躭酒（集作飲）終奔於駟氏之甲欒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一有之甲二字）衛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酆舒之僇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溺乎

不爲酗禍之波乎既逢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爲慶封乎鄭伯有乎欒高乎衞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二本作全）醉不醉於人

食箴（并序）

前人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粱糲（集作粢糲是下同）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鄧邑去襄陽沔二十里春秋曰鄧之南鄙鄾人是邑也）謁皮子之名魯未相贄其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訂之曰子自甘粱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耆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味禍乎故（一作在）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雞昜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因（集作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粱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爲御者之奔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盧蒲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貪（集作貪）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爲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既（集作復）食於人是食其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傳一

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一首
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一首
唐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一首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庾信

崇恒州代郡䟦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況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昴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兄弟十人分爲十姓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

馬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于時天道西北旣稟誅謨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因以封名仍爲賜氏與夫南公伯即有連類宗則（疑）樂正非無準則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使范陽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登庸之初昇槐論道生則絶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爲將四代爲公社稷大宗鍾冑貴族伉儷是歸秦晉疋也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故得衛青上將張耳賢夫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户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郄日横雲之陣彎張則戟破小支抽劒則泉飛枯井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毋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群飛天星亂動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强臣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北渝盟東西敵怨旣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

荼炭輸之城旦下之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中山寃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華音咸蒙禮送崇實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恒山鎩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爲卿相班超絶域遂得生還天和四年至於新邑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實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實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聲價已高風猷即遠方欲討論國恥申雪家寃橫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衞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勲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猶子孤覺生妻嫠室卽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棨戟相臨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兩杜齊名夾河爲郡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寢疾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今日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閤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

燭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有勑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内獨掌滂澤諒由大将軍精誠所至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勑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最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賚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荆州刺史偏蒙衮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崇清淨爲政廉明爲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耆欲深沉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袟緗素愛翫無已當令四郊多壘尚有公卿之辱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其讐耻讎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忝身膏原野但令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華

梁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父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道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爲國家陳力緣不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爲魏州刺史化行河朔再遷爲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温湯每冬爲恒畿補進奉萬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箴亮盖以重之甸服千里饑不爲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荆州等五道副元帥徵爲宗正卿鳳翔太守時兵荒之後兩京

未復公爲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上延戚伸（一無此字）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化仁矣哉平訟（一無此字）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上直法伸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退貶蜀州刺史遷爲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爲禮部尚書宗正卿加黄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元失望除大子詹事又歷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選江西攺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得父母永泰二年八月薨于衢州一州之人如絶乳育天地痛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謚曰某兵部尚書少師聞先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内有周召外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巍巍公爲股肱衛侯之哭栁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稷之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哉史魚宣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詠公之德曰柱石天下儀刑縉紳宋（一作宗）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十五伯兄峘户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爲御史大夫及公之逝伯季同藺哀哉仲兄嶧户部尚書散騎常侍一門親賢繼美畢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孤女范陽盧浩妻哀有餘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喪帷自信安歸

于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歴二年某月日窆於某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祔焉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禮法聞于邦族公爲茂德崇勲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歴宣城（一作武）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坦抑（集作仰）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祗入俸錢者雖歴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集有不字）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集有堂字）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甞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余人同啟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集作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集有同字）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

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有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决大政天下懔懔坦説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楊州（集作子）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説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户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户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后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絶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

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君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此（集無此字）遂命停毀仍禁採樵給伍户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辭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爲僕射行香時將處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節（集作證）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勑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均所排改右（集作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黄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集無也字）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婿蘇强坐誅死强兄弘爲晋

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弟强坐誅死劉闢叛誅弘與强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强廢弘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强當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柰何（五字集作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集作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户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户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集作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己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案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旨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

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壊城使周懐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祭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劒南東川節度使周懐義數月憂卒燕重盱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盱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爲巳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并榷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劒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集而有字）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三　傳三

傳

陳子昂別傳一首　田司馬傳一首
陸文學自傳一首　圬者王承福傳一首
毛頴傳一首　革華傳一首

陳子昂別傳　盧藏用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頴州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爲豪族父元敬瑰偉倜儻年二（陳子昂集作三）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

骨鍊雲膏四十余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絶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大學歷抵郡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爲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宮靈駕将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大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勑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 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貿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冑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觧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 晚愛黃老之言尤躭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惣戎律臺閣英妙皆署軍麾特勑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将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畧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

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謙退讓法度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爲賊所輕亦生天下姧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况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内何可輕以爲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共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强弱部校将率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况姧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姧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刼賊何者爲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揔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也故願大王於此决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鬬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叅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月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

謝絶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一作吏）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知之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爲養甞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于唐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事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毁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陳集作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力氣恐不能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絶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强毅而未甞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畧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微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甞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荆州倉曹摫里馬擇曰擇昔從父

友王適獲陳君忻然忘我幼齡矣揄關之役君壽其誄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挂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遘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用覽所記倏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爲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爲不忘矣遂爲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氳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竪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田司馬傳　　于邵

司馬姓田氏名某字某其先蓋自齊諸田之裔遠代仕漢徙家於秦世（一作今）爲京兆茂陵人也生而岐嶷七歲能誦詩遂通諸經齒太學數歲不上第因左常侍王伷授職西河之地乃喟然而嘆謂同舍生曰大丈夫立身致位不在於此徒索長安米耳遂投刺王公見而奇之數日酬對以爲必可用也遂表隨軍要籍從事耳目甚有裨補居無何公罷將軍下勢祿乃不及亦無慍色御史大夫哥舒翰兼統五原雅知其人得之甚喜表清勝府別將非其好也人皆歎屈獨不以介意驟改永平府左果毅長松府折衝雖從列叙亦不出牙幢之内矣天寶中士馬殷富國用仰給哥舒公得黷武於河隴之間橫行青海河收九曲西拓蕃境數千里置亭候郡邑創鄯城郡於河源軍又隸臨蕃縣

由是選舉能吏以充員位者見善如不及臨蓄介在大（一作天）府尤難其人所被斟酌者蓋百余輩人人自以爲得令而哥舒公决策取之招輯新附承上接下罔有不悅其聲洋洋播於遠近會安禄山以范陽叛潼關失守有詔御史中丞郭英乂專制隴右未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實資舊跡撫我凋疪曾未浹年風俗大變郭公嘗按部至邑見其治理褒歎久之不以禮物爲隔時（一作特）爲公道見合下榻宴慰累日方還令閬州刺史馬雄參謀軍事亦幕之良也時有序述滿歲鳳翔尹李鼎復兼隴右以秦渭臨洮餉饋不繼發漢陽之賦以資之遂舉知長道縣事仍表請起拜清要固辭不獲隨牒員來在公之勤歲寒不易嘉聲美政益震於曩時自是日慎一日謙而致讓者至於數四時特進鴻臚卿兼刺史太原王公勞於取人逸於用人前後褒貶無有不當田公雖讓德有餘而王公渴日不足遂舉攝司馬仍知縣事聊以爲喻且俟後命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田公有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王公有焉故人歌之曰二公更事闔境之庇二公其休誰其爲嗣君子聞之曰漢陽之郊政有經矣昔有巫宓卓魯亦由今之視昔雲霄之望豈徒然哉邵忝春秋之徒實採輿人之誦執簡以往爲之傳云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

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而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爲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夀意有所適（一作擇）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又與人爲信縱氷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諐也上元初結廬於茗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唯紗巾藤鞵裋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詢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一作載）惸露育於境陵太師積公之禪自九歲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圬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卉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憒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矣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篇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

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吾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搯樂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黜守見異提手撫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汚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境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幇（一作犎下同）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幇牛襄陽太守李憕（一云澄一云悵）見遺文槐函故盧黄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泰（一作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忠言逆耳無所迴避繇是俗人多忌之自禄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年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

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獨本有者字）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二字蜀本作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集作大小）唯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集作故）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集有則字）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冐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耶（十字蜀本作知其不可能而强爲之者耶）将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蜀本有之字）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集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

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毫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者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集作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毛頴傳　前人

毛頴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集本文粹作治）東方土（閣本作吐）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或（文粹無此字）云居東郭者號東郭冈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集作從）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二本無此字）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頴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頴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乃至（一字文粹）

（作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註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集作喜）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遷（文粹作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决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蜀本作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文粹有君字）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也（文粹作爲）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卒字一作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文粹作亦）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其（集作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前人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鞬爲黃帝常

王成

時以力見（文粹無此字）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桃林冠冕遂絶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犨生五年襲先祖爵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一字集作引輕車使）至大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下（蜀本有上字）上嗟悼命太宰冉屠公執刀而（集作以）斛之其技（集作）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集有爲字）性堅勁崛强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大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在（集無在字）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集作退）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集作擊毬）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文粹作皆）往伏車上久之因病（文粹作忽）開口論議泄露密上（集作）旨上由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顦顇哀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集作用）今棄於市朝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子（文粹作息）其繼者族人矣

哀憊失度（此上文粹有人字）今棄於市朝（五字袁本作今棄予）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五字集作華氏之先出於及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華爲𥘉華（集作芣）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集作爲趙武靈王）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漢書功臣表有煑棗侯華朱者即其後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四　　傳三

傳

宋清傳一首　　種樹郭槖駞一首
童區寄傳一首　　梓人傳一首
李赤傳一首　　長恨歌一首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五字蜀本作信能療病故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

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集無者字）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傳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槖駝傳　前人

郭槖駝不知始（文粹有自字）何名病僂隆（文粹作癃）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傚慕莫

能如（集本文粹作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之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文粹有吾字）不抑耗其實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集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絲（二本作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文粹作具）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文粹有日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文粹作而得養人仍有故字）傳其事以爲官戒也（文粹無也字）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

取幺弱者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刼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爲虛爲集作曰）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上下（集作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是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而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計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前人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文粹作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授祿三倍作於

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将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圜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将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隷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文粹有力者二字）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

梓人盡宮於堵而績（文粹作繪）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前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征易病惑耶取鋒雪餌之赤不肯（文粹有服字）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觧其巾走去赤怒（文粹有其友二字）曰汝無道吾將從我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圖封之又爲書傳封之訖如厠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厠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汚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文粹作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床捍（文粹作杵）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墻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是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君淸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决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長恨歌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于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淸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閒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川作文粹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曁后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

陳泰

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川文粹作仲）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禄山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于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川文粹作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

髽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曉（川文作晚）瓊户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巳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决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琅邪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

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此篇又見麗情集及京本大曲頗有異同並録于後

開元中六符炳靈四海無波禮樂同人神和天子在位歲久倦乎旰食始委國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居儲思國色先是元獻皇后武惠妃皆有寵相次薨謝宮侍無可意者上心忽忽焉不自樂時歲十月駕幸驪山之華清宮浴于溫泉内外命婦熠耀景從浴日余波賜以湯浴靈液不涷玉樹早芳春色澹蕩思生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宮女三千粉光如土使搜諸外宮得弘農楊氏女既笄矣綠雲生鬢白雪凝膚渥飾光華纖穠有度舉上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上見之明日詔浴華清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既出水嬌多力微不勝羅綺春正月上心始悅自是天子不早朝后夫人不得侍寢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行同輦止同宴妖其容巧其詞歌舞談笑婉孌便佞以中上心故以爲上宮春色四時在日天寶中後宮良家女萬數使天子無顧盼意叔父昆弟皆爲通侯女弟女兄富埒王室車服制度爵邑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竊弄國柄羯胡亂燕二京連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余里六師徘徊擁戟不行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慘容但心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拜於上前回眸血下墜金鈿翠羽於地上自收之嗚呼蕙心紈質天王之愛不得已而死於尺組之下叔向母云其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命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駐六龍於馬嵬道中君臣相顧日月無光不曰父子堯舜天下大和太上皇就養南宮宮槐夏花梧桐秋雨春日遲遲兮恨深冬〻夜長長兮怨急自死之日齋之月莫不感皇容悴宸衷每朱樓月曉淥池氷散梨園弟子玉琯一聲聞霓裳羽衣曲則天　不怡侍兒掩泣三載一意其念不哀自是南宮無歌無之思求諸夢而精魂不來求諸神而致誠莫敢成都方士能乘氣而遊上清感皇心追念楊貴妃不已乃上大羅天入地府目眩心搖求之不見遂駕

琅與張雲蓋浮碧落東下海中三山遂入蓬萊宮中金殿西廂有洞户闔其門署曰玉眞大妃院扣門久之有青衣玉童出方士傳漢天子命既入瓊棄重闔悄然無聲方士息氣重足拱手門下海上風微洞天日暖乃見仙女數人相隨出户延客至玉堂堂上褰九華帳有一人氷雪姿芙蓉冠露綃帔儼然如在姑射山前揖方士傳漢天子命言未終退立慘然憶一念之心復墮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童取金釵一股鈿合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堅如鈿上爲天人下爲世人重相見時好合如舅方士受其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微其意復前跪致詞曰請付當時一事不聞於人者驗於漢天子畏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許也仙子歛容低有合羞而言曰昔天寶六年侍輦避暑于驪山宮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綉緫綺樹瓜花陳飲食焚香于庭謂之乞巧三拜畢縷針於月紝線下裳夜方半歇侍衞於東西廂獨侍於帝馮肩而玄相與盟心誓曰世世爲夫婦誓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方士還長安奏于太上皇上皇甚感自悲殆不勝情嘻女德無極者也死生大别者也故聖人節其慾制其情防人之亂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元和年冬十二月大原白居易尉于盩厔予與琅邪王質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携手入山質夫於道中語及於是白樂天深於志者也有出世之才以爲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爲長恨詞以歌之使鴻傳焉世所隱者鴻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內傳今在予所據王質夫說之爾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五　傳四

傳

李紳傳一首　郭常傳一首
馮燕傳一首　燕將傳一首
張保臯鄭年傳一首　蔡襲傳一首
何武傳一首

李紳傳　墨數十行（黑浙本文粹作累）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

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敎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三字集作次至文粹作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旣（文粹作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骨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在前（三字集作在畏若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集作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文粹有意字）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二字作粹）（集本作賛）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眄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前人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麗情作俠集）爲擊毬鬬雞戲魏市有爭財鬬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特相

國賈公躭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集作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户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集作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麗情集有嬰暮二字）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户嬰還妻開户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户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妻嬰殺留縛之趣（集作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集無而字）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强伏其辜司法官（麗情集有與字）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集有且字）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二字集作贊）曰余尚大言（二字集作大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者（一作爲）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予眞元年中（集無此四字）有以（集作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一作忒）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眞古豪矣

燕將傳

杜牧

談（集本文粹作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内黃死燕寇中豪

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将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集本文粹作今）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集有禁字）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集作矣）哉兵决出格沮者斬忠（集本文粹有其字）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集作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将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将誇服於臣下也今君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

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筞仗猛将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集本文粹作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牌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集作爲）角尖之耗於魏獲希（集作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集作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

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壃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觧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絶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

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度（集作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賈（集作賣）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集作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曽平原安陵長河棣州曽厭次滴河陽信蓨平昌將陵滿臺浡海蒲）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集本作地）復合且建

中時朱泚搏天子銜鐵何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悦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集作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爲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横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粹有縛字）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强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杅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兼之甲圜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簇忽反）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塹太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盖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徹未嘗戴星徘徊顰蹙（集作玩）之臣顏渋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摠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穿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徃來長安閒元年孟夏（集本文粹作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衞（集本

（文粹作徵）中因吐其兄之狀其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皐鄭年傳　前人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皐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皐元規曰爾與保皐所挾何如奈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皐保皐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皐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皐爲相以年代保皐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二字集作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決（新唐書有旬日二字）詔至分汾陽兵東討（唐書作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

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討（集作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别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盗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盖難也此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於己年且饑寒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角（集作權）於保皐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遅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集作情）並植雜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

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爲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蔡襲傳

李磎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劔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鬬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爲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

移鎭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徃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酧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厠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大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爲振武所得蓋已功籌策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爲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遂遣襲徃襲至匈奴所揚言云振武鎭守欲殺汝曹河東劉僕射是招撫使君不移必爲振武所害匈奴有得此語者遽歸寧武遂移部曲（八字一作遽歸單于單于遂移部曲）次于屈越城西已在河東界去官軍猶二百餘里襲歸告沔欲奏恐詔問須生口爲據襲又獲生口十二人馬十五疋主帥乃具事上聞自後屢有詔令奪公主沔患匈奴衛帳遠欲其近又不能襲遂請以貲粮入蕃招引沔從之襲至蕃中見公主公主流涕告以北蕃破亡疾饑孤危無告襲對曰聖明在上公主何不與單于議同入奏以困急耶公主曰此已曾議單于爲我去必不還事已不諧矣言畢襲請對單于謁者高逵干曰單于是離本國復（一作後）中路（一有冊字）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之襲遂見蕃相相曰吾病饑竄亡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可懐襲對曰爲不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二人詰問方

知在唐界外數月河東劉僕射令以貲糧一十槖馳寄公主單于宰相兼遣詔命如能南下則所匱竭易相助也令部落甚遠安知旱歎如此蕃相曰人不曉公法昨者饑荸不得已有所犯干今日汝必以此故來誘殺我遂推襲出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露情必當射殺襲曰國家實命招恤如信即往疑盍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雹我何盍蕃相曰我若徒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爲親有舅甥之恩輔車之勢破亡祗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爲小蕃所蔑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主誤我汝若眞招徠當爲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端襲之爲誓興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爲誓顏色不動辭令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爲我劈心出血後自飲之亦是爲信襲乃於心上出血置號中而誓曰我若誤汝入唐境而携貳心天必殛誅烹醢分劈言畢飲盡器中血匈奴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塞谷山東與官軍相距六十里後又詐稱戈獵侵掠振武不利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不得歸乃誑單于相云更於雲朔州爲蕃國取貲糧因遂得歸具告沔以誘得匈奴近塞妻匈奴新刼振武還兵勞瘁又以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往沔許諾命將校石雄王峯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奪之歸公主至

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沔又嘗書襲名於尺素中許以上聞又言於監軍吕義忠曰無蔡襲吾不生還矣其智如此公主既歸京師沔加司空石雄受天德軍防禦使唯襲非大君所知主帥不爲奏公主亦竟不能爲言功業籌策遂曀而不顯而河東絶㓕匈奴至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力也會昌二年劉稹據上黨及揚弁於大原乘間拒命見獲四年上黨平令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羌及自會昌二年及今征伐襲並有勲績其功皆録在河東簿書惟破匈奴爲首功而爲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智勇李磎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是然古人嘗稱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耶其不可耶始余於京洛間聞說者多稱劉石有破虜之功及至大原聞蔡襲方知爲舉代之惑也悲夫功業卓然尚可掩抑况才藝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詳足其事爲傳云

何武傳

皮日休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爲歩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葬（昌兗）切有負其販者多强暴民民不便必愬其（集作於）將武之至矣責其强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圍將申壽守請殺之强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劇寮貴吏得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螋遭傷其將害也可知已乃命勁卒將命拏武至府武固（集作已）知理可伸不

柰守嚴悍必當受枉刑乃樂而俟一死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支體咫然乃投石拔距之類（集作狀枉之事）也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絀其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眞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之垆邑曰縱陽（即今盛唐縣）野寇四起其邑将危武請於守曰此眞某畢命之秋也守壯之復其故職奏命爲貳將武領偏師自間道入縱陽不意伏盜發於（一作崛發）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鬬一死曰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況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其心不能無憤也況感分用命哉嗚呼古之士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君免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弑君三十六其中未必有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是心嗚呼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譏（集作謗）遭辱無是心者吾又不知武一卒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六　傳五

傳

無心子傳一首　負苓者傳一首
仲長先生傳一首　五斗先生傳一首
强居士傳一首　醉吟先生傳一首
江湖散人傳一首　甫里先生傳一首
書李賀小傳後一首　李夫人傳一首
楊烈傳一首　竇烈女傳一首
趙女傳一首

無心子傳（并序）　王勣（集作績）

東皐子始仕以醉儒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退著

無心子以見趣焉（集作云）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越（集此無字）若而從越國之式（新唐書作法集作載）曰有穢行者不耻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于茫蕩之野適勣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敎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集作體）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集作藝）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唐書作清）東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負苓者傳

前人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盍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文辨作文）矣（一作文王繫辭之不逮者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集作疑）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

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晝也（一作事畫）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逆出曰我善言篆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嘆而嗟文王乎貿其筴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字（集本文粹作名）不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前人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集有閒以二字）賣藥爲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集有名字）因游河渚一覩而伏（集作服）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五斗先生傳　前人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爲（集作養）而

稽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黙黙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强居士傳

釋皎然

人生性静而遷乎可欲可欲萌乎憂喜着病之源（一作原）也故至人觀其静見萬物之真觀其動見萬物之遇客有强君隱士之儔也理照溷俗寄於和扁之伎而時人無能知者予嘗問君以醫之術君對曰夫妙有統於心而通於物理其静爲性其照爲覺覺也者日月之謂乎性也者太虚之謂乎故理世爲儒可以敷五典理性爲釋可以越四荒（一作四流）理病爲醫可以空六腑使定命可逭業疾可亡而世敎罕能代之故醫王未悉辨也予曰至哉斯言命小子志之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畒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餧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躭琴滛詩凡酒徒琴侣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蒲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

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集作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一作屣）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舉適野舉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舉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山間（二字集作其間日）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盃觴諷詠之間放即（集作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集作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

月吟罷自哂揭甕醱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集作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江湖散人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又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文粹無之字）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集作而）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爲雪水之局爲瀦爲洳爲潦爲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埞（集作埏）甓（集作坒）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詠（集作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前人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

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晋公嘗著通例刻之于石（今在閩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茫（集作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一作工）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音閣）窻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册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黄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

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刋之樂聞人爲善講評通論不倦有無頼者毁折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旣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減（集作咸）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也（集無也字）無別（集有他字）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因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具區之具集作具區）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徽瘠大禹胝胼彼聖人也（集作焉）非聖人耶（集作無此四字）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虱名器雀

鼠倉庾者如何哉先生嗜茶荈置小園於顧渚山下（山在吳興歲貢紫之所）歲入茶租十許薄爲甌蟻之費（集作蟻之實）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季庛撰茶訣釋皎然述）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集作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在無錫縣出）其三曰虎丘四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痰血敗氣索者二年然後能起有客至亦絜樽置觴（集作觶）但不復引蒲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集作訪）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吊内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集作性）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蓆賫一束書茶竈（集作爐）筆牀釣具擢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决起山鹿駭去之不若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乂（集作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書李賀小傳後　前人

玉溪生傳李賀云（集作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驅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句絶）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阯披陁裁高

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集作夫）抱蘩蓧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鼃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集作嘉）除里民樵皁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集作領）小吏經籥提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嵒（集作蘩）蓧坐于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躁（集作禿倮）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集作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李夫人傳（華外祖故貴卿丞范陽盧君諱善觀夫人）　李華

夫人趙郡李氏諱某字某號惠日自後魏義豐懿公璨七代至明經君玄福道義德禮歸于一門魏史所謂事親孝謹風度審正是也年十三歸于貴卿丞范陽盧公善觀姑崔夫人待子婦甚嚴年高多疾自夫人奉養體氣日和姑視夫人愛子如也夫人奉養姑慈親如也撫下掩其小過因而誨之則大過無從生矣姑怒責幼賤夫人則詭請曰此誠遠教尊宜降責新婦不安請引外懲恥既而輕罰復命姑或未厭則曰責誠未塞伏以尊慈恐他日追憐傷尊之心崔夫人撫而笑曰李新婦不唯安吾兼變吾性自是委以家政其柔明婉敏皆此類也盧公嘗爲宕州司法參

軍夫人隨官西南羌戎不知長幼之別夫人之威儀敬順聞於殊俗羌戎化焉大夫人因疾喪明夫人奉衣則安奉膳則飽每曰此女在側吾忘失明及居憂泣血三年終身銜戚讀論語詩書禮傳古史箴頌近世調賦合於雅者盡諷之善皷琴幽閑自娛志普門之教肸蠁符應六姻孤幼歸夫人者如不孤焉開元元年終春秋五十無子有女一人孝慈明惠如夫人之德歸于安邑令趙郡李公遺孤檢校吏部員外華不及逮事感慕罔極聞於外家十不存一哀書大畧敢告史官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一作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狥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

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文粹作爲）也賊皆笑有飛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池（集作湛）之固賊氣吞焉遂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者希烈之子壻也賊失勢因（集作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一作夫）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志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城而去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翺（二字集粹作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況（集無況字）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

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集有因字）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甲少者代之計未决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臘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僣故曰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爲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后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僣而貴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婦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荆州

松滋縣攝令王湛（集作淇下同）爲某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三字集作一日）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趙女傳　皮日休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鹽盜出其息不納有司賦官捕得法當死簿（音部）已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鐵官泣愬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食某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遘義之曰固當（三字集作固）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有今則官所賜誓（集作顏）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刃于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訣歸浮屠氏舍日休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絜乎瑾瑜不足爲其貞芬乎茝蘭不足爲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脩女史者幸無忘耶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七

宮殿

唐重脩漢未央宮記一首

廳壁一

中書

政事堂記一首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一首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一首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重脩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翰林院使壁記一首

宮殿

唐重脩漢未央宮記

裴素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厲是以遠夷慕義琛賮咼（一作負）來用文明以爲理洞風露之所啓草木茂暢山川景清擊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矣嘗因勝日聖思閑遠倦大廈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衍乃命法駕備宮馭細草迎輦神飈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昔之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矚耿思古以論都襟靈洋洋周視若感者久之於是召左護軍中尉志弘指示之曰此漢遺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閣往往而在朕常以古事況今亦欲順考古道訓齊天下也至是遐歷怳然深念且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有思其人猶愛其樹況悅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頹基建斯餘構勿使華麗爰舉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烔時有以凝神於此也於是命工度材審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宮攢櫨拱密玉石碧瓦龍錯層軒烏跂崇墉粉靜璇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臺分據而山屹蟠虬蜿蜒鱗動梠桷蹲獸却騁姿雄欄檻宏袤乎豁達（一作遠）跨臨乎涇渭綠竹凝遠繁松藹深奇樹流光冊墀廻遶於是鬬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閑館天地景新山川勢重廻大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嵕巇嶭而固護八水分流以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繚周帝之垣原隰成文冊素含華翼樓杳以分張雄虹直而中跱神機

一發廓若懸寓祥煙瑞彩欝欝葱葱瞻迥途（一作遠）以下濟撫璇璣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邐迤感前王興廢知稼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閲思慮豈獨資耳目縱遊翫也凡殿宇成搆揔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夫奮力将校呈規然而材匪藻梲塗唯儉靜經之營之不日而成也按漢史高祖初定天下悅卜洛之邑爲天地之中有周室遺風将都之婁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也夫洛陽四戰之地豈若秦川天府之國山河形勝眞百二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七十（一作）年北擊韓王信相國蕭何居守而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前後建觀闕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所帝還見之怒曰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悅而就居焉自漢元年乙未歲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酉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其傾頹毀圮悠然邈然竟無有存之者我后緬慕古昔之興時即其舊而新是圖築攉基而繩脩木不侈不約巍然巋然時以遍覽無方周視有截則有若志弘奉聖君之旨也志弘姓魚氏代宗皇帝之功臣朝恩之孫也以績効而封國公由忠義而位上將自揔右廣貞心冠古陛下龍昇大寶光啓帝運左右同德東西一心變生人之耳目渙大明之徽懿武力忠壯玄機天啓式是萬旅吾唐有人由是委以腹心寄之璟列上曰忠爲令德有若士良志弘爲吾左右矣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

雪灑川原塵清城闕陽和風扇緑野煙澹是月也三辰承礿以表無事上乃顧新宫廻玉輦列騎雲動彩仗天旋乃出金風（凝）由是乎造于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遊焉息焉容與悅懌晴山屛開以四遶故城巉然而隱嶙鮮風美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殿且錫之以嘉名名其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亭其西曰凝思亭乃立皐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宫所以志大臣之功力且不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爾爲我記之刻以貞石傳示乎不朽臣素任當承旨不敢固讓惶恐拜舞而文之時會昌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謹記

廳壁一

中書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一無此六字）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一無此二字）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一作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一作移）之兵不可以（一本無以字下六字同）擅興（一作誅）權不可以擅與（一作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

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亲不賞爵亲不封聞（或作知）荒不救見（或作知）鏜不驚（或作知）逆諫自賢爲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朝堂之上樽爼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一作鴆）毒有夷族有破家（或作有破家有覆族）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一作廢）昌邑之亂梁（一作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爕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一作論思變成機務）道變（一本無此二字）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十一字或作幸爲戒之無罪所記）一作皆唐文粹

昭文館太學士壁記　權德輿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于（集無于字）教化緝熙于光明太宗文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弘文殿側創弘文館藏書以實之思與大雅閎達之倫切劘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名虞世（集無世字避唐諱）南褚亮而下爲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啓廸武德貞觀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於門下省景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閎古先腆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帝令

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樞而或署（集作置）或否不爲恒制後（後字集作孝文後元）二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秋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蘊洪範之三德靜若彝器扣如黃鍾由小司徒升左輔乃涖斯職於是戒官師稽憲令貴游青襟辨志樂群皆循（集作修）其方而遜其業且以左户之羨財百萬附益而脩飭之公署書府靜深華敞清禁之内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此室也於公之王父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爲直學士懿文含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修之弘文貽厥之昌阜盡在是矣至若命館之名（集無名字）再爲脩文終爲昭文改復歲月傳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輿交代於中臺之任踊躍於大冶之中惠然授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李趙公嶠始受命爲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所以備文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元和二年秋九月記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　韋處厚

魏晉已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年（一無此字）則劉懿之（一無之字）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直（一作秉）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

皆自外召入（一作人）未列秘署玄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厥后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術數工藝（一作數術典藝）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一作誥）霈洽天壤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一作指縱命中）之畧謀謨帷（一作帷）幄之秘陰陽（一作騭）造化嘉猷密勿萌制（一作制萌）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一無功字）歸元后而德（一無此字）播與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彩者孰（一作罔）究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一有焉字）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一有焉字）近日丞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鈌折掉撓建中（一作以）來簡拔之（一作尤）重故必寀如孤光傳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士之游心處己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絜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聲匿迹而其（二字作莫）能脫丁漢時始建（一作置）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爲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州而足喻乎齊桓公納鹿人編棧之說以爲直木傳曲（一作直）則曲無由至曲木傳直（一作曲）則直無由至後之君子戴明聖協盛時推鹿人之規移于（一作覘矩乎）引賢使如是（一無是字）貫珠駢璧則瑕瑜不雜矣內給事李常暉內謁者監（一作將）王士政（一作玫）竝掌院事延于（一作皆）

（近乎）十年與直徇公之議聆於朝端（一無此二字）中書舍人杜元潁兵部侍郎沈傳師洎諸學士皆涉歷歲久備乎前文（一作）聞者也李常暉以北閣舊記室別堵殊義非貫通攺于前聽僉（一作時）以爲便聖上詔復墜典留神太古處厚與司勳郎中路隋職參侍讀（一作講）通籍近署紀述之事前託沈傳師沈公以爲稱善之在巳不若使其人讓于處厚（因字一作固陋）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

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翰林志）班第旋次（翰林志集並作旋次班第）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右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而（翰林志無志字）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一有殿字）則直上（翰林志作止直集作上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一本作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凡參大政其不至者衛公詔及門而逐事適然也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集作典）命也巳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纔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瞻仰（翰林志作贍仰）覩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欹

曲攻於內且央事於寘冥之中若之（二本無此二字）無暴揚報校（二本作効）之慮遂忿行於私易易也（入翰林志作遂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循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他人盡數若之所爲而中不自愧斯（翰林志作乃）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重脩承旨學士壁記　丁居晦

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壁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久日爍雨潤牆屋彝缺文字昧没不稱深嚴之地院使郭公王公皆以茂器精識參掌院事顧是言曰吾儕釐務豈[illegible]

心力細大之事人謂無遺而茲獨未暇使衆賢名氏翳不光耀失今不治後誰治之遂召工賦程不日而成峭麗齊平粉繪耀明（或作目）玉粹雲輕隨顧而生貫列豪英使千萬齡無缺無傾工役（一無此字）告休命予紀完緝（一作葺）之美舊記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記

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院使壁記　杜元穎

聖明以文明敷于四海詳擇（一作延）文學之士置於禁署實掌詔命且備顧問又於內朝選端肅敏裕邁乎等倫者爲之使有二員進則承睿旨而宣於下退則受嘉謨（一作謀）而達于上軍國之重事古今之大體庶政之損益衆情之異

同悉以關攬因而啓發若非有逵識有精材一心守公百志根正則曷能保維密勿之際傳導吁俞之間哉故嘗由是職必極其位有若今之右軍梁時進樞密劉堅焉當先聖躬勤萬務志清九有築壇互登持柄驟移賛命於是乎出號令於是乎發急宣密付波至颷去二使之任尤所重難乃以今內給事李常暉內謁者監王士政繼領其職旣而掃殄淮蔡廓平海岱有魏以六州底貢常山以二郡獻地北逐犬戎南剪溪蠻凡兵車之所會符檄之所至籌畧之所授告諭之所加决於一言欻以萬里得失以之而定安危以之而分降自九天之上行乎四海之外（一作內）無不面奉宸斷在競競跼蹐喘汗之中揣切必究毫芒靡失不有絕人之神用其孰能處於此乎勤勞夙夜亦云至矣我皇初纘寶祚特加寵奬榮以金印紫綬玉帶之賜尋又就遷命秩勳階兼崇藎舉勞以行賞也爾其聳善嚮義愛才好直周旋蚤暮率履無越每聞激忠之詞及有所論必加慰勉欣喜外形此又列內庭者所共幸也至于增葺院署使群英有游處之安栽培松筠使多士有吟詠之適表裏融暢始終堅全固不易得也若無題敘則將來者何以昰行之因移學士舊記遂徵前院使之官族斷自元和已後列于屋壁焉時庚子歲夏五月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八　記二

廳壁記

尚書省

吏部尚書壁記一首　兵部尚書壁記二首
吏部郎中廳壁記一首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一首
司門員外郎壁記一首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一首
監祭使壁記一首
諸使兼御使中丞廳壁記一首

尚書省

吏部尚書壁記

孫逖

吏部尚書在周爲太宰之職其建設徒屬敷陳事典則周官備之矣秦滅古法始置尚書漢增其制創立選部故靈帝以梁鵠爲選部尚書是矣魏改選部尚書爲吏部尚書自晉宋至於北齊皆因之宇文朝依周官置大冢宰卿一人蓋其任也隋華周制復曰吏部尚書皇朝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吏部光宅元年改爲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又爲吏部尚書綜九流之要爲六官之長位尊任重實在于兹自武德已來多以宰相兼領一彼一此吏爲出入才難不其然乎皇帝在位（一有者）之二十二年

歟其官選于衆乃命武都公自兵部尚書拜焉公地惟宗英才則人傑忠孝自律矜嚴成憲式是軌度諒于衡石國之利也所及遠哉天鑒有唐俾多吉士踐此位者四十八人嘉名已著於國史故事宜存於臺閣繫以日月自得春秋之義記其代遷更是公卿之表以備官學列爲壁記焉

兵部尚書壁記

杜頠

周官大司馬即今兵部尚書官屬掌邦國之政以九法封國以九伐正邦以籍我畿以倡我牧弘有萬類阜成兆民詩著戎馬之事密勿鈞衡之地自我唐受命迄于今居夏官者衆焉或列於台階者蓋寡矣所以任必以親以德以勳以賢穆如清風翼我玄化率惟兹有典用保又有邦二

十一年冬十二月詔工部尚書李公典之政敷於時道濟於物優游學府蔚爲詞宗以公族之英受親賢之寄屬冢宰虛位官吏要才載委天衡是掌理邦政東廵歲夏四月皇帝将崇厥德報厥功乃命再從兄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朔方節度副大使兼禮部尚書上柱國信安郡王褘禮樂天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濟文以經綸謀明道高功格化洽詔乃王度簡于帝心九命可以見其賢四征可以觀其績鎭朔方以無名之討八年而北虜平攻右壁以不陣之師一旬而戎狄服揄關之役用兵以奇故杖鉞而兵勝大河之戰戒軍以嚴故坐帷而軍健建奉常之禮則神人協上下和從夏卿之政則萬國平六卿陸辦九州之國（一作圖）知其姦宄同其貫利掌六馬之物駕理以則諧戲以時握五兵之要以辦功理以待軍事此九職司馬政之所統也王勤政以和是以戎翰允輯振旅以蒐舍禽（周禮作茇舍）以苗理治（用禮作治兵）以獮大閱以狩此四田司馬教之所被也王敎教以就禮是以祀典孔明礿則以法示其令也終則以伐明其德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是用陳旣往之烈繫今來之美以書于壁

吏部郎中廳壁記

獨孤及

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中（集作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爲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郡吏之品

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顔（集作旋）弓六鈞弗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地亦猶刀劒之刃未嘗屠大牛（集作封大軱）切大玉則雖曰我且必爲鏌鋣人猶疑之由其途而升驟必環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七八（集作七文）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滋厥任往歲公爲（集有員字）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熈熈若逢陽春今也來思（集作斯）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章厥（集作悉）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而絃而武德以來厤署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袠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座右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之先後冠於其首以爲志云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寖劇國家紀律昭明官脩（文粹作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啟事賦禄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文粹作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愼斯（文粹

（作其）舉也大抵膺是（二字集作受）命者多士必屬耳目焉以其公私（集本文粹作是）能否之間（集作間）不可遏（集作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袤因緣詭故（或作許）中（或作故）若輔道居之者適則闕畧守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廣直清方敏實風槩資才邁乎群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議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心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遠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讟受禄者不誣俶俶然後其虛而芒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司門員外郎壁記　前人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爲承務郎武德初定爲今制秩從六品上大凡自漢魏已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或官職耗廢雜而多端而即位儆然未嘗有鹵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任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集作明）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侯遍道旁午而斯任尤劇彭城仲子陵脩詞而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轂（集作轅）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脩性自牧闇然

君子之道也況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家法久於講貫遵修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闕出入之籍設險閑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典（集作書）端如貫珠故可畧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際欲（集無此字）壞磨滅使鄙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文集作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蓋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日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規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内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或作一十）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龍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勳德至宰輔者四人

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寛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驚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俊（粹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前人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寃滯踣邪佞延俊（一作畯）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倫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宄人之豪扶（一作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

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蒂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一無雅字）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而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惱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一作他非）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庚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者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沓後之代名號冠綬之差录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兒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眛學淺藝承命維谷（一作俗非）群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一作史）也勉以酹德天寶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一皆唐文粹

監祭使壁記　凡制（依本作制九）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余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且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蜀本作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察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

戒得以牲（集作决）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敎焉事於天地（文粹有者字）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敎敬事於宗廟（文粹有者字）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敎愛事於有功烈者是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竽瑟琴戛擊之樂簨簴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彜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

役而衛者咸列數其實（一作成列若其貫）設箠朴于堂下以脩官刑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視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文粹無之字）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華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於（文粹無於字）守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前人

古者交政（一作脩）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一有而字）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一作循）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兼（一有御史二字）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其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一作威聲用張壯其道矣）假是名（一作官）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揔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一作于闕下）其所以翼于（一作於）君正于（一作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兼御史中丞也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一作制詔）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九　記三

廳壁三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一首
鴻臚少卿壁記一首
著作郎壁記一首
秘書郎壁記一首
四門助教壁記一首

府署（街附）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一首
右街副使廳壁記一首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鍾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集作鬼作地祇）凡吉凶賔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爲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迆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識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盗之乃瞻居壁所（集作史）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集作甞是）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爲之志

鴻臚少卿壁　遜逖

鴻臚漢官掌蠻夷歸義者致其饔餼辨其等威在周爲大行人在秦爲典客在漢爲鴻臚其屬有譯官及郡邸丞長洎後魏太和中九寺各置少卿兩員掌副卿事亦由傳稱亞卿書載三少制位或差於伯仲受任同歸於師長成務贊理擇賢而居即其義也帝唐亮采立政稽古命官彔服

遠人綏厥有衆肅愼來賀渠搜即叙示之以干羽通之以冠帶允諧是職豈易其人非夫野王之政理玄成之經術德穪之明識元方之令望則曷由臻茲蘭陵蕭公朝之俊德綱邪秉憲人之雅重草議爲郎入掌王言出膺方牧帝咨惟允公實來斯且有黃華之命適表兼人之美乃求舊官守敷陳代遷明授任之有章示名器之無假自嗣聖已後記於壁焉

著作郎壁記

李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昬明故駉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誦（一作諷）倉頡爲黃帝史臣文字以興（疑）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于顓項羲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逵書名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逸史伯（疑作史使史偏）是也諸侯有日御則裨竈子韋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孤在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愆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旣歿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聖人

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遁感於獲麟嘆於與蜡爰制國典立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逢人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猶從五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虯隋則虞綽王劭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脩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惟碑誌祭祝（一作宗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群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綸斯文昭宜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秉與德丞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總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皞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疑）吳公胡諭德遊刃詩騷

帛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巳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峯循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閣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囿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于齋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常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文粹作庫非）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文粹作在）與南宮相亞歷代辯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代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旋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丞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第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申恩（文粹作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

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删煩（集作繁）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觧巾以司讐校或功次而奉朝請（文粹作或以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之（文不疊釋之字）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特貞元庚辰歲秋秋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敎冑子祭統曰天子置（集本文粹作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人（集作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信（工本作義）入北學以貴（工本作尊）爵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敎焉故曰爲大敎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敎之極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大和中立學于四門設（工本作置）助敎二十人隋代（工本作氏）始隷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冑子者及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以（二本作而）考正焉助敎之職佐博士以掌皷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敎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

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爲博士歸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與（集作以） 拾遺爲八品清官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大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玆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集有爲字）四門助敎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敎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說（集作記） 而由夫三子者始（文粹有乎爾二字）

府署（附衙）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爲京兆郡則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始（集作治） 國家沿前代之故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爲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椽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撓（集作苑） 中行而有倫和協輯睦宜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郎中涖其職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爲劇曹郎懿文菁華履行直温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于轂下耶或姑閱其能而將大授之耶初西少尹視

事之堂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爲亭沼故移創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浸廢及逵夫之拜未浹日其僚繼之於是逵夫徵鈌員以循舊常弘必葺以辨攸處用宿其業而脩其方凡所顓督武備廐置刑書糾禁工徒啓塞三右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賛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爲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也（集無也字）以舊記堙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大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風來（集作風采）相屬且爲故志云

右街副使廳壁記　歐陽詹

使有副副之爲言繼也其不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鈌而又輔其遠焉其亦揔使之務歟皇朝（集無此字）街使之剖其職大矣天子外有六合故內闢六街以逵之彼爲庭除此爲堂室欲靜諸外必先諸內乃置使以清之我唐新典也蓋以警正天衢糾逖工慝領環游式道（集作遏）之卒專扞陬徼巡（集作循）之令夫京師豪傑英賢（集作俠）之都會蠻夷戎狄之來萃排輪重足憑衆多撓我防則尸伊動必由我察則目伊瑕必見繄是九城之中乘避貴負敬長金玉可拾遺則循土幼弱可欺遇則如傷出門若有賓讓路若有神雲興鳥合而無暴自東自西以咸遂憧憧焉斯焉而能（一作寧）在其中悖悖焉斯焉而謹在其中六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上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

吾濮陽公兼右街使俾訪忠良以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選次以材能擇加之以更歷因之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尚衣奉御高陽許公以聞上素知公名即日召見敷對器實有符羲聲當錫紫綬金章於殿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官用視茲佐得人街之政悉以相付公靜而敏清而貞堅鑰禁樞深鋤事根不戒而部伍增肅不挍而逵陌倍理日出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靜職斯有述公此無怍遷蘄州別駕副使如故旌其（一作有）勞且籍能也夫跡以行生言由事立觀公釐斯署之績得國家建斯署之義遂書其義昭其績為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接公之武踐茲位者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貞元十一年五月記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　記四

廳壁四

藩鎮（觀察附）

河西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邠州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黔州觀察使新廳壁記一首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江州刺史廳記一首
杭州刺史壁記一首
衢州刺史壁記一首

常州刺史壁記一首

藩鎭（附觀察）

河西節度使廳記　楊炎

皇帝肇建節制之任位以上將主四方之兵濟河而西五侯四將十有六縣大海磅礴乎終始山河迴流其左右旋頭虎力之勁劒服穹廬之長煌煌乎長轂千乘横合萬里皆主乎是邦故秦巳上爲戎都漢巳下爲巨防有城府襟帶焉有良將大勳焉有五都汚雜焉其風悍其國險鮮卑龍服囂然相蕩非古之戰守曷以成其業而樹其風者哉昔在武德之初上用雄武大才則我隴西李王肅明乎神化大冢宰宇文公駙馬喬公出將我前軍中興之後循吏繼作則館陶侯郭公鷞鳩氏司馬公相國常公蕭公歷續交脩以被昇平之化當今王室多故雲海沸騰則僕射哥舒公以縱横之奇判總軍國其意者將俟用雄武大才乎君子曰武德之官神以畧其化咸（疑衍）中興之政儉以行其俗阜當今之理動以闔其人安宜乎盡天下之才隨質支之變以求來裔大康乎斯時天寶十二年夏六月記

邠州節度使廳記　鄭處晦

邠爲古國其俗質而厚其人朴而易理業尚播種畜擾有后稷公劉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屬喬輔後漢析爲新平郡後魏改置豳州國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幽爲疑因改爲邠天寶巳前大平嵗久西通伊凉萬里而遠邠實爲近

郡中王薛王以親賢之責居之太尉房公以盛德之重居之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塵坌蕩湧乘艱難際盜據河右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爲邊郡斥候迒郊鎮要害大曆中尚父汾陽王始以朔方軍壯其威容後益選武勇驍健有膽决奇謀者繼之今天子三年西戎款關獻河湟數州故地西鄙益拓邠爲近蕃上念兵戎方息邊備愈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持節來鎮丞相功成繼命文雅忠恕之風煦然而起邊人若寢寤拭目心意蘇醒始知禮讓文化之爲急務廷議以我李父尚書公前爲夏師夷畔又安寇盜弭息儲廩果實兵械果完懋賞休績遷鎮是軍李父又以理夏之政移之於邠邠人嬉嬉薰爲大和嘗覩屋壁志前帥是軍者之名氏因曰曩之帥此者豈不知是耶始務公車而角材堅壘末暇及此爾吾既承數君子大理之後敢不勤督吾之未至者况今戎醜既夷不宜獨以鳴鼓聾教擊刺爲事因命疏自開元已來刺是郡帥是軍者追書于屋壁李父尚書公曰吾思將有以警于吾前警于吾後者邠之土實婦人無桑績不能自衣朔方之軍雄男子勇於公戰無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耕稼爲事軍之卒以勇敢得賞後之撫于人者宜勉農畝時其徵調人不擾而完富矣師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不驕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聚之訓練之吾知青海之西不數年爲內郡矣命處誨記其始終序于前後處誨

謹以季父之言志于後將允於後之人俾無怠大中二年三月二十日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權德輿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兼支郡辯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目焉黔中爲楚西南徼道在漢爲武陵莊蹻循江以畧地唐蒙浮船以制越五溪襟束爲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擾以走險緩之則橫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輯綏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四月制詔商州刺史隴西李君以忠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巖險以州部脩貢職者又數倍焉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如之後公堂庳陋饗士接賔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搆開華軒西廂（集作東序）清靚深弘敞廣廈翼張長梁翬飛脩廊股引麗譙對起自堂徂庭陟降攸寧耀留奕乎光明宣慈龢以洽乎君子謂福黔人於此堂也信矣李君敏肅而才代爲宗室吏師先尚書嘗繇大農賦政於此凡七易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人宜桓武之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則亭白蘋在商也則館丹水皆得勝槩流爲詠謌及茲則興事任力休嘉弘大此（集作此是）物此志惠于（集作於）斯人其他可知也其陟明可前知也書事以志美其古史記之遺乎

三年冬十月兵部侍郎權德輿記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集作乃）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集作孥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文粹作或）刺史或有貪猥惽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文粹有二公二字）惡有不堪説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黜（集作絀）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鰌史嚚（集作賀非）即其人也秦巳（集作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寖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集作江）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集作大）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𡺫惟民是（集作之）恤則命官擇任與列

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荊徐而提封萬井歧路五裂每使臣計郡（集作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駱驛（集作駱驛）走閩禺而馳千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以發硎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嘆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板築則灌嬰之業朗（集作咬或集廓）而存焉披乎國（集作圖）諜則温太眞庾元規之車塵君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躅（集作揭）而書之以爲九江都國誌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大守大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一作切）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良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爲吴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吴越勢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户

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莅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訏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常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甸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埊甲餘州名士良將迺臨此部況郊海門池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歕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控山夷駢穡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一作折）首乳哺瘢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一作清）人澄況有清江之姿巍（一作魏）峩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戴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輮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遵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前人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闊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即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脩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紛糅聖朝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纍單于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户口繁衍元聖溥行常蓼蕭之澤於下廷延公卿議割

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爲理人與吏親則易爲安以婺州封畛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爲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旣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爲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一作陵非）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遺政行爲故事名位光于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胡悖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

浙東之幕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鐵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使俾與夫持節其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長上寮郡椽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頻威攻守所由敗也勇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隣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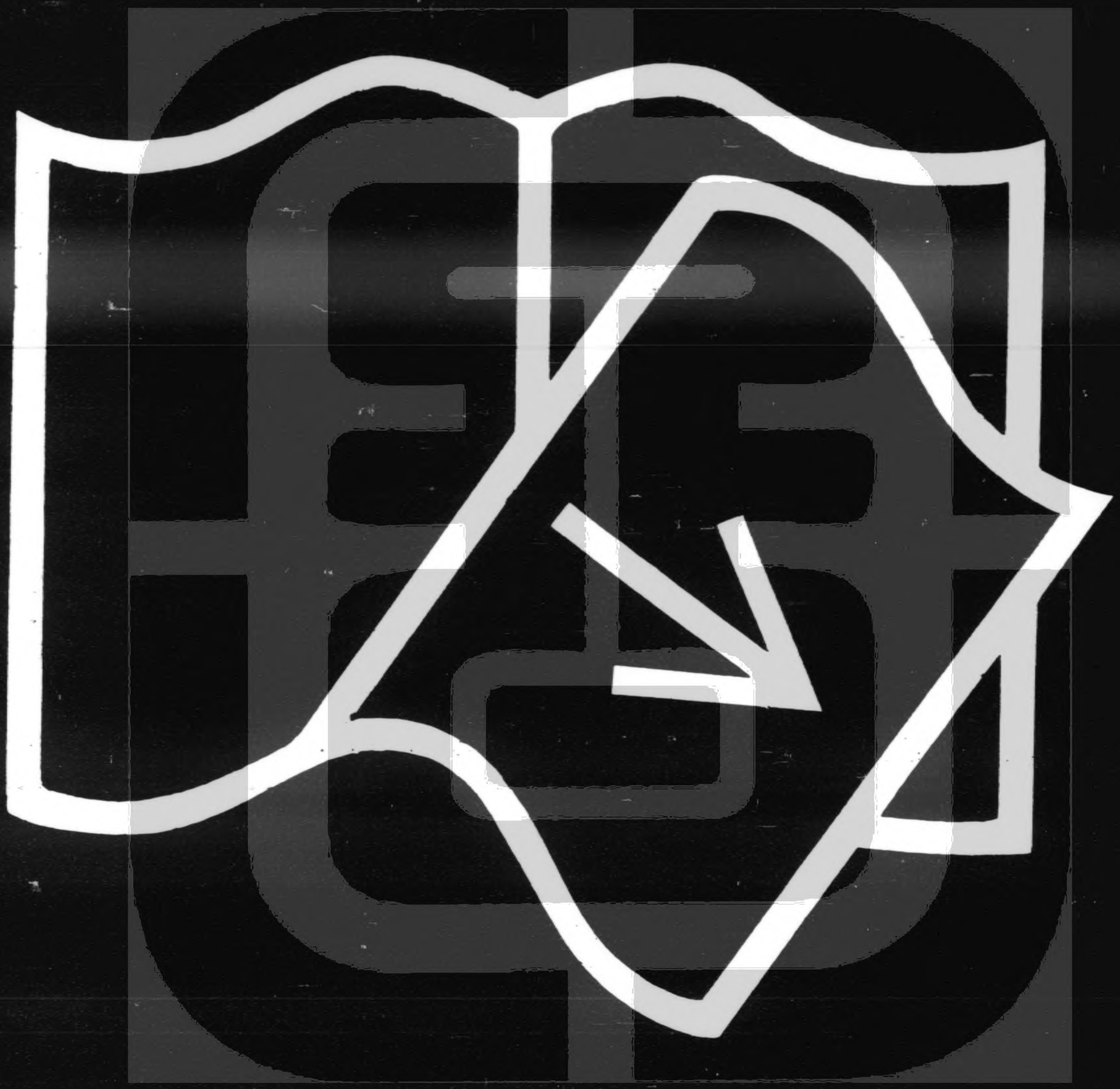
聲宜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隄封之數圖諜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畧舉勳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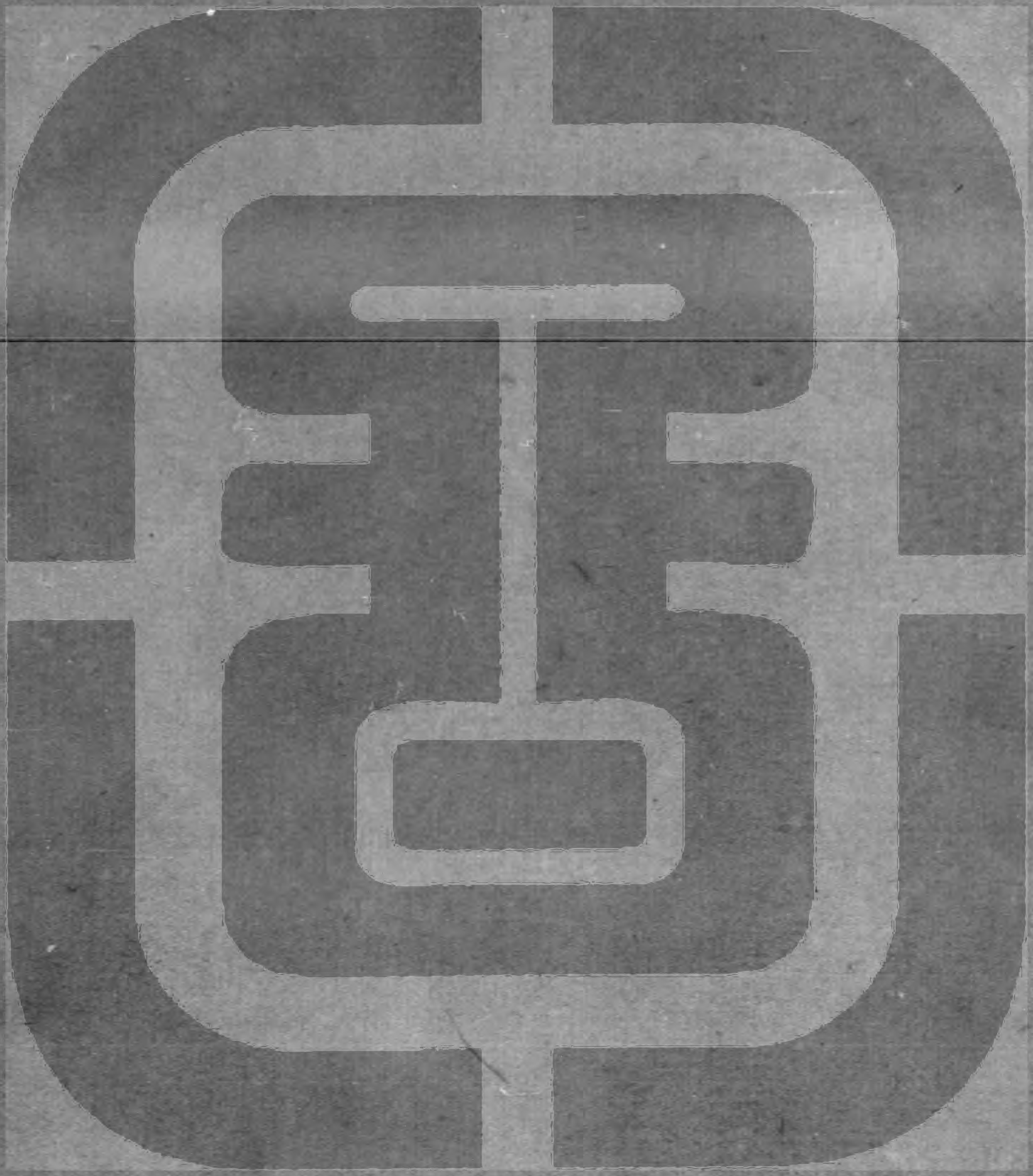
常州刺史廳壁記　前人

晉分丹陽爲毗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挪常州理之無何常熟隸蘇州始爲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征虜肆亂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爲此邦昔齊人聞石　至舉國大理贊皇東轅明詔先下吏愉人泰如時之春視之猶身歸者遍野贊皇公以爲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式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㫖報功於時爲盛自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五員才若鴟夷以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溉（一作盗）不足之川溝延申浦至於城下廢二埭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古人栩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爲（一作言）而理此舉大畧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遷爲太守太守課最入爲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爲名親賢如寧岐豳諸如狄宋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

服皂蓋朱幡華蟲七旒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大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第者衆唯稱雍也可爲諸侯至哉古之爲理本於德行贊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愷悌君子民（一作人）之父母爲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



卷801-卷850